



## 《媽姐 — 《暗示》的前世》

文：譚孔文  
劇場浪人，遊走於劇場中導演、舞台及服裝設計、監製、藝術策劃及導師等崗位。

當我說起媽姐時，大家會想到什麼？

她，是非傭、印傭及泰傭的「祖先」。

她，留有一條長長的辮子。

她，大部份都來自順德，都是「梳起唔嫁」的。

她，上世紀的大戶「產物」，只有富有人家才可以請她們。

對我來說，她是我二姑媽從前的職業。大概一年前退休了。那時我想，如果能夠為她寫一個戲，一定十分有趣。於是，我便與她做了一個訪問，內容節錄如下：

### 一九五七年的香港

「一九五七年我從順德來到香港，在銅鑼灣的摩頓臺附近打住家工。當時的維多利亞公園剛剛建成。大坑舞火龍，五十幾年前已經看過。中央圖書館以前是兵房，全部被鐵絲網圍著，裡面全是一間間半圓形的鐵皮屋。到聖誕節的時候，從四層高的大廈望過去，我看到一個個鬼佬兵飲得醉醺醺。」

初初來香港，只有中國銀行及匯豐銀行，就什麼也沒有，沒有任何高樓大廈。我來的時候萬宜大廈也是剛剛建好的，棚架還未拆，現在已經拆了再起過。灣仔的樓宇有好多騎樓（露台），好多窮人都住在騎樓底、樓梯底，一家大細，拉起帆布，好窮，認真有錢的，是住花園洋房半山區。我們打住家工，還可以住洋房，窮些的人則住在山邊，全是木屋、銅皮屋及鋅鐵屋。他們主要住在山腰，大坑附近、胡文虎（虎豹別墅）一帶全是木屋，你又搭我又搭一路搭到上山腰，他們在那裡養豬，養雞。晚上會聽到狗吠雞啼。胡文虎渣甸山上則全都是兩層花園洋房。」

### 媽姐的工作

「第一份住家工在銅鑼灣摩頓臺即法國醫院旁，月薪是五十元。當時一個有錢人可以有六至七個工人，可以分花王司機湊仔煮飯打雜等，全部都是南（海）番（禺）順（德）人，全部都是「梳起唔嫁」。我是負責打雜的，工作包括有掃地、抹地、幫事頭（主人）開門、事頭返來要沖茶、開飯時鋪檯食飯等。事頭返來要沖一杯茶，不可太熱，要和暖，擺在檯上，你就不用理他，他或者冇衫給你掛。早上，事頭起身洗面你要煮飯做早餐，你跟著要準備刀叉、抹巾巾，之後就叫事頭出來吃東西，食完收拾碗碟之後就要叫少爺姑娘起身。事頭走後，就開始執床，鋪床單、抹梳妝檯、抹鏡、抹塵、洗廁所、洗面盆、洗沖涼缸，逐間房執、抹地、冇衫洗衫、晾衫。跟著準備下午飯的刀叉，下午就湊放學。一個月會放一日假，通常都去探姊妹。」

當訪問完成後，我從錄音帶內再次聽到她的聲音，發覺當地不斷仔細地回憶著自己的過去時，自己則同樣地回憶著自己的過去，漸漸地，我們兩人的回憶竟然相交在一起，發展成另一個故事，變成現在的《暗示》。

於是，《暗示》就這樣開始了。

《暗示》節目詳情請見第 24 頁 /  
Please refer to P.24 for *The Mariana Trench* details.